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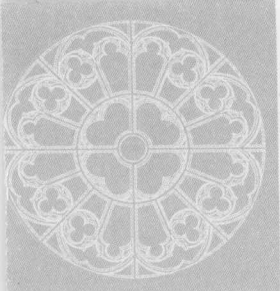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

池子华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014035948

K252.07-53
07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

池子华 ● 著



北航

C1723159

K252.07-53
07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 / 池子华著. —苏州: 苏州
大学出版社, 2014. 2

(东吴史学文丛 / 王卫平, 池子华主编)

ISBN 978-7-5672-0674-8

I. ①晚… II. ①池…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
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721 号

书 名	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
著 者	池子华
责任编辑	施 放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56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674-8
定 价	42.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总 序

苏州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等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苏州大学。迄今为止,苏州大学已是一所拥有6个校区、113年办学历史的著名高校。

历史学是苏州大学的传统学科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时期。1952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之初,设历史专修科;1955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教授受命南下,创建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

“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系在学科建设、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史中的太平天国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等逐步成为历史系的特色研究领域,出版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左宗棠评传》、《苏州手工业史》、《六朝史》等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世界史教师也通力合作,先后编写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系列教材,在高校历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继1983年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成功申报硕士点后,199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并于1994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还被江苏省政府列为重点建设学科。1995年,结合苏州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现在的社会学院包含了5个系8个本科专业,而历史学系无疑居于龙头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更为明显,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年,获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历史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中国古代史获评江苏省精品课程;2010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后因一级学科的变化,调整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与此相应,中国史成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而历史学科教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每年均有斩获,成为科研中的一个亮点。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史学科即参与苏州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并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出版了“苏南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历史与社会研究丛

书”、“吴文化研究丛书”等系列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积极落实学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各级政府部门既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又承担了多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任务,如:《苏州通史》(编纂)、“苏州文献丛书”(古籍整理)等;还构建了“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等重要科研平台。所有这些,都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源于长期办学的深厚积累,得益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更是与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为此,2012年9月,经历史学科诸同仁的充分商讨并得到社会学院的同意,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东吴史学文丛”。“东吴史学文丛”收录了我校历史学科多位在职教授的研究成果,每位教授的成果单独成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教授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特色。

在“东吴史学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王玉贵教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书稿责任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王卫平

2013年春节

目 录

Contents

安徽捻军研究

试论捻军旗制

——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 2

评“刘饿狼事变”

——兼与罗尔纲、江地等同志商榷 / 9

论捻党向捻军转化的内在趋势 / 18

捻党问题研究的几个侧面 / 24

关于捻军“浍河桥摸营”的时间 / 32

雒河集会盟与捻军军队建设 / 36

从雒河集会盟到霍邱会师

——捻军战争形态转换述论 / 42

1857 年至 1858 年捻军太平军两淮联合抗清述论 / 51

李秀成与“天”“捻”关系

——三论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关系 / 62

参政模式：捻军起义冲击下的知识分子 / 66

四十年来大陆捻军史研究之简介及省思 / 73

攻捻战争研究

剿捻统帅的更迭与捻军的兴亡 / 86

袁、和之争与攻捻战争 / 95

曾国藩剿捻方略探析 / 99

攻捻战争中的刘铭传 / 106

苗沛霖集团研究

苗沛霖：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军阀 / 120

苗沛霖和他的“六字”方针 / 129

孙家泰与寿州苗练事件/ 138

张乐行和苗沛霖的比较研究/ 145

对苗沛霖集团与太平天国、捻军关系的考察/ 152

苗沛霖与胜保

——兼论胜保之死/ 161

太平天国时期其他地方武装

上海小刀会片论/ 170

太平天国时期河南联庄会事件述论/ 175

鲁捻初探/ 183

长枪会与捻军关系简论/ 190

豫胜营的兴亡和李昭寿的命运/ 197

流民问题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流民现象的发生/ 204

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

——以淮北地区为例/ 211

近代宗族“裂变”和流民的产生

——以《张乐行家谱》为中心/ 221

流民的文化现象

——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 228

苏北湖田案钩沉/ 238

清代流民“闯关东”现象解读/ 243

灾荒·流民·义和团运动

——以直隶为中心/ 248

“振兴工艺”：清末“再就业”工程的一个断面/ 256

附录：研究成果/ 265

后记/ 282



安徽捻军研究

试论捻军旗制

——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罗尔纲先生认为捻军“并没有自称为‘捻军’，他们打的旗帜就是太平天国的旗帜，不仅在赖文光把他们改编为太平天国的新军后是如此，就是当他们只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而不听太平天国的调遣时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一面什么‘捻军’的旗帜”〔1〕。他还主张取消捻军番号而代之以“太平天国军队”〔2〕。本文拟就捻军没有自己的旗帜说，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罗先生。

一、捻军旗制

捻军的前身是捻党，始于康熙、乾隆年间（1662—1795年），是饥饿农民的公开的反清结社。1853年，永城捻头冯金标、张凤山；亳州捻头宋洪占（按：石成之《涡阳县志》作宋洪占，而黄佩蓝《涡阳县志》作朱洪占，姑从石说）、陈起生；蒙城捻头胡元众、张狗；凤台捻头刘洪立、王之重；宿州捻头李殿元等十八铺，齐集于雒河集（今涡阳县治）山西会馆，公推张乐行为盟主，祭旗起事。“乐行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部署各捻。其隶属于纯色各旗者，则加花镶边以别之。……命捻众称捻头为旗主。”〔3〕从而确立了五旗军制。这是捻党转向捻军的里程碑。1856年，捻军又在雒河集举行了更大规模的会盟，重新划分各旗，调整军队建制，然五旗军制依然如故。

关于捻军五旗制，史料记载很多。如：

《湘军志》载：

（咸丰五年）张乐行起蒙、亳，犯归德。以英桂代统武隆额军，自是捻众分五旗，率驰突徐、宿、曹、归，防军不能制。〔4〕

《重修安徽通志》载：

〔1〕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8页。

〔2〕 罗尔纲：《捻军正名》，《安徽史学》，1960年第1期，第29页。

〔3〕 安徽省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第9、10页。

〔4〕 王闳运：《湘军志》（第14卷），《平捻篇》，见范文澜等：《捻军》（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页。

(咸丰)六年正月,捻党分领五色旗,妄推张落刑(乐行)为盟主,领黄旗,张总愚(宗禹)领镶黄。〔1〕

《涡阳县志》载:

(咸丰)六年正月,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钰谋于撙众,尊乐行为盟主。乐行乘肩舆至雒河集,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五色,以正镶递推递广,又有八卦、水花等名目,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2〕

这些记载只有时间上的差异,而对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前,五旗制张乐行自将黄旗则是一致的。我们没有理由说捻军没有自己的旗帜,这一点,罗尔纲先生也是承认的。〔3〕

1856年,负责剿捻的钦差大臣袁甲三看到捻军势力强大,恐慌至极,急调翼长舒通额、副都统克蒙额、南阳总兵邱联恩、怀庆总兵崇安,以捻军叛徒孙之友为向导,进攻卢家庙。黑旗首领苏天福迎敌,不利,一败于五马沟,再败于田家沟。乐行集合五旗兵力接战,亦败于马家桥。“乐行再战再北,官军由涡阳南岸穷追之于铁牛岭,乐行窜三河尖。……官军追剿乐行于三河尖。”〔4〕捻军“屡经受创,势渐披靡”。在这种情势下,才“不得不假长发(指太平军——引者)之声势,以图再振”〔5〕。于是,他们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张乐行在原来的黄旗上书“太平天国鼎天福张”字样〔6〕。无可否认,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太平天国的领导。“不过,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7〕这自然也包括了五旗军制。

我们不能因捻军的部分将领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就说“张乐行起义军就加入了太平天国”〔8〕,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帜:第一,接受封号是有条件的,即“听封而不能听调用”〔9〕。第二,捻军原是独立的起义军,并不愿依附太平天国:“捻匪初起,亦自张旗鼓,不屑附于长发也。”〔10〕捻军之所以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是为了假太平天国之声势,摆脱“势渐披靡”的不利处境,而后“恣率士卒,

〔1〕《重修安徽通志》,见范文澜等:《捻军》(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6页。

〔2〕黄佩兰等:《涡阳县志》(第15卷),《兵事》,见范文澜等:《捻军》(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0、103页。

〔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60页。

〔4〕黄佩兰等:《涡阳县志》(第15卷),《兵事》,见范文澜等:《捻军》(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0、103页。

〔5〕黄恩彤:《剿匪刍议》,见范文澜等:《捻军》(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09页。

〔6〕《东华续录·咸丰朝》(第100卷),光绪十三年广百宋斋本。

〔7〕郭豫明:《捻军起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61页。

〔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803页。

〔10〕黄恩彤:《剿匪刍议》,见范文澜等:《捻军》(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09页。

北取宿、灵、蒙、亳、颍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1〕。第三，捻军与太平天国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张乐行曾说：“我因他们（指太平天国当局）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2〕捻军退出淮南，返回皖北，当与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关。

基于上述原因，捻军在淮南时期与太平天国共同抗清，充其量不过是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而已，所谓“捻挟粤匪之威，恣其劫掠，粤匪借捻之助，长其猖獗”〔3〕即是。捻军并没有加入太平天国，捻军所打的旗帜依然是捻军的旗帜。这里只要略举几例，即可证实。

《豫军纪略》载：

（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贼（指捻军）分五色旗由永城掠夏邑之胡桥、刘隄圈诸处。

（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四日，贼后队由太康朱口集回甯……援贼大至，五色旗蔽地来。〔4〕

《涡阳县志》载：

（同治）二年正月，张乐行甯宿州，同知英翰截击之，乐行遁雒河集，退守尹家沟。……二月，舒通阿等破尹家沟、雒河集两贼巢，进之于张村铺，乐行悉五色旗二十万迎敌。……乐行大败。〔5〕

有一首《十四月小调》的捻军民谣说：

三月里三月三，五色杂旗上三河尖，大小长毛都害病，过路神仙下仙丹。

十二月整一年，五色杂旗上家还，

白天黑夜只管走，奔到家里好过年。〔6〕

捻军从前进淮南到返回皖北，打的都是“五色杂旗”。

那么，经过赖文光整编后的“太平天国的新军”或“太平天国部队”是否打的就是太平天国的旗帜？也不是。

据《栖霞县志》载：“同治六年五月……捻匪复甯东省……渡运……六月……至栖霞之寺口村……边马四出，旗色不一……十四日……贼匪突围城

〔1〕《张乐行檄文》，《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

〔2〕《张乐行自述》，《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

〔3〕《陶凤楼藏清咸同时名人手札》，见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3页。

〔4〕《豫军纪略》，见范文澜等：《捻军》（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43、350页。

〔5〕黄佩兰等：《涡阳县志》（第15卷），《兵事》，见范文澜等：《捻军》（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0、103页。

〔6〕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编：《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7、108页。

数匪,旗分五色,人约数万……。”〔1〕

《莱阳县志》载:“同治六年,捻首任柱、赖汶洸(文光)复率众二十余万东窜。其部伍旗分五色,更互进退。”〔2〕

《阳信县志》载:“清同治戊辰(1868年——引者),捻匪之变……四月初,突至直隶境……陷海丰,杀戮无算,其男女老幼斫头刺胸竭蹶匍匐逃入信城……贼之大队自北来,五色旗蠢翩翩如飞蚁附蜂,攒团围城下。”〔3〕

捻匪自始至终打着捻军的旗帜当为无疑。

二、捻军旗表

涡阳县张乐行族人张克已老人收藏有《捻军首领张乐行传》内附《捻军旗表》。笔者对原表进行订正,又参照文献资料及调查资料稍加补充,制成《捻军旗表》(附后)。这里须作三点说明:

第一,把赖文光列入了《捻军旗表》。

西北太平军余部并入捻军后,捻军审时度势,针对清军王牌师——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的狂奔追逐,进行整编,易步为骑,组成一支新型的战斗部队——新捻军。在这方面,赖文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们不应脱离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盲目夸大赖文光个人的作用,从而认为,赖文光一加入捻军,就使捻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新军”或“太平天国部队”。

第二,据调查资料,捻军五旗以黄旗最尊,次为白旗、红旗、蓝旗、黑旗,五旗镶边也是如此,黄旗镶边从白起,其余四旗,均从黄起,依次递推,而白、而红、而蓝、而黑。五旗中,除张乐行外,其余四旗总旗主的旗帜均镶以黄边,以示尊崇。五旗、五旗镶边外,还有绿旗、八卦旗、大花旗、小花旗等名目。五旗是捻军最基本的战斗单位。

第三,关于旗主的领旗范围,多以旗主所居之村以及周围数村(或数十村不等)或同姓村,如“九里十八张”为黄旗领旗范围,“九里十三龚”为白旗领旗范围,“九里十三侯”为红旗领旗范围。但随着捻军队伍的扩大,特别是1863年以后,就谈不上什么领旗范围了,按清朝统治者的话说即“所到裹胁”。这些俱未在《捻军旗表》中详注。

〔1〕《栖霞县志》(第8卷),见范文澜等:《捻军》(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73、474页。

〔2〕范文澜等:《捻军》(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79页。

〔3〕《阳信县志》(第4卷),《捻匪纪略》,见范文澜等:《捻军》(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06页。

三、太平天国旗制

为了进一步说明捻军的旗帜、旗制,还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太平天国的旗制。

太平天国初起时,是没有什么旗制的,所谓“裂布为旗,削竹为矛”〔1〕,其旗制的确立,基于军事编制。

1851年金田团营时,以军为单位“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2〕,确立了四人为伍,五伍为两(共二十五人),四两为卒(共一〇四人),五卒为旅(五百二十五人),五旅为师(二千六百二十五人),五师为军(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的军事制度。〔3〕从而确立了太平天国的旗制。不过,这一时期的旗制,我们可以叫做“单色旗制”——黄旗,以旗上所书地名区别各旗,即“一州一邑人民,皆籍为一军,以旗标别,各系地名”〔4〕。据统计,每一军,大小黄旗至达六百五十六面之多,计:两司马旗五百面,卒长旗一百二十五面,旅帅旗二十五面,师帅旗五面,军帅旗一面,共成此数。〔5〕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地域的扩大,人数的增加,“五方杂处,凑集成军”〔6〕,这种“以旗标别,各系地名”来区别各旗的制度就不适应了。于是,便在旗帜上书上壹、贰、叁、肆、伍、陆等数字或用壹、贰、叁等数字加上炎(系“火”的改字)、水、木、金、土五行符号加以区别,有的则在旗上着上不同颜色的字心、边饰,并对旗的长阔、形状作了特别规定。应当看到,这些都是建立于黄旗基础上的,我们仍然可称为“单色旗制”,至此,捻军旗制与太平天国旗制之区别当可概见。为更明确起见,此据《贼情汇纂》所记太平天国军制列一旗表,以供参考,比较。

通过太平天国与捻军旗制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断定,捻军不仅有自己的旗帜,而且有自己的旗制——五旗军制。这种旗制一经确立,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捻军自始至终打着捻军的旗帜,这不仅在捻军的部分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听封而不能听调用”时是如此,就是在赖文光加入捻军,捻军审时度势,进行整编,组成一支新的战斗部队——新捻军后也是如此。捻军五旗军制既是捻军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最基本的战斗单位,这种最基本的组织

〔1〕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43页。

〔2〕 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

〔3〕 《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21页。

〔4〕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43页。

〔5〕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43页。

〔6〕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43页。

形式和战斗单位——五旗军制一直被捻军奉行,直至捻军的最后失败。

附:捻军旗表(简)

旗 色	旗 主	别 号	住 址	备 注
黄旗	张乐行	老乐	张老家	捻军盟主,太平天国封沃王
黄旗	张敏行	老闯	张老家	乐行次兄
黄旗	张宗禹	小闯王	张大庄	太平天国封梁王
黄旗白边	尹自兴		尹家沟	
黄旗红边	杨玉山		石弓山	降清
黄旗蓝边	张慎德	头号雪	曹市集	降清
黄旗黑边	张胜选			
白旗黄边	龚德树	瞎子	公吉寺	太平天国封征北正总提〔1〕
白旗	江台陵	老台	江集	降清
白旗白边	程大伟	大老砍	江集	1863年雉河集保卫战中战死
白旗红边	孙葵心	老葵	孙老家	
白旗蓝边	葛树宾	大牛	西阳集	
白旗黑边	王怀义		孙集	捻军叛徒,为宗禹处死
红旗黄边	侯士伟	老士	侯老营	为张敏行所杀
红旗	张振江	正江	张单楼	
红旗	王万一	胡椒大王	王大庄	1856年被杀于龙山集
红旗白边	田献		永城	
红旗红边	邹焕林	邹万	邹志楼	
红旗蓝边	王大位		邹志楼	
红旗黑边	周名甲		邹志楼	
蓝旗黄边	韩奇峰	老万	大韩庄	据说到过天京封为扫北侯
蓝旗	任柱	化邦	檀城集	太平天国封鲁王
蓝旗	赖文光		广西	太平天国遵王,东捻领袖
蓝旗白边	杨瑞英	杨二	高炉集	降清
蓝旗红边	葛春元		西阳集	
蓝旗蓝边	张龙	元龙	龙亢集	太平天国封钟天福,降清
蓝旗黑边	刘天福		顺河集	降清
黑旗黄边	苏天福	老天	苏平楼	1863年为僧军所杀
黑旗	赵浩然		永城	1863年为僧军所杀
黑旗白边	李如梅		西阳集	
黑旗红边	邓作仁	老作	赵屯集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旗蓝边	王贯三		王楼	1855年战死三河尖

〔1〕 郭存孝:《新发现的忠王致“征北正总提龚”封套考述》,《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第70页。

续表

旗 色	旗 主	别 号	住 址	备 注
黑旗黑边	刘玉渊	二老渊	义门集	太平天国封殿前指挥
绿旗	尹如清	二大王	尹家沟	据其后人称,被乐行封为扫北燕
八卦旗	杨兴泰		下张桥	1862 年战死
大花旗	雷彦		雷寨	
小花旗	李廷彦		芦家庙	

附:太平天国旗表

职 称	旗 色	形 状	长 阔	字 心 及 边 饰
两司马	黄旗	三角尖子	二尺五寸	黑字无边
卒 长	黄旗	三角尖子	三尺	黑字无边
旅 帅	黄旗	三角尖子	三尺五寸	黑字无边
师 帅	黄旗	三角尖子	四尺	黑字无边
军 帅	黄旗	三角尖子	四尺五寸	黑字无边
监 军	黄旗	三角尖子	五尺	黑字无边
职同监军	黄旗	三角尖子	同上	黑字无边
总 制	黄旗	三角尖子	五尺五寸	黑字无边
将 军	黄旗	三角尖子	六尺	黑字无边
指 挥	黄绸旗	三角	六尺五寸	黑字水红边
检 点	黄绸旗	三角	七尺	红字水红边
职同检点	黄绸旗	三角	同上	红字水红边
丞 相	黄绸旗	三角	七尺五寸	红字水红边
侯	黄绸旗	三角	七尺八寸	红字水红边
国 宗	黄绸旗	三角	八尺	红字其边色视何国宗即何色
燕 王	黄绸旗	三角	同上	红字水红边
豫 王	黄绸旗	三角	同上	红字水红边
翼 王	黄绸旗	方形	八尺五寸	红字蓝边
北 王	黄绸旗	方形	九尺	红字黑边
南 王	黄绸旗	方形	同上	红字红边
西 王	黄绸旗	方形	九尺五寸	红字白边
东 王	黄绸旗	方形	同上	红字绿边

(原载《安徽师大学报》1985 年第 2 期)

评“刘饿狼事变”

——兼与罗尔纲、江地等同志商榷

正阳关破围后,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为解镇江之围而奉令东进,张乐行率部进驻六安进行休整。而这时的清军正拉着苗沛霖在淮北一带烧杀,淮南前线的炮声暂时停了下来。可是不久——1857年12月,捻军领导集团内部在六安蹈演了一幕“杨韦事件”的悲剧:由军师龚德树献计,经盟主张乐行默许,将蓝旗旗主刘永敬(绰号“饿狼”)及其侄刘天台(绰号“小白龙”)以“反叛”的罪名予以诱杀,这便是捻军历史上著名的“刘饿狼事变”。

刘永敬是安徽蒙城顺河集(今属涡阳)人,雇工出身,照当时的皖北土语讲,是一个没有日子过的人。1853年北伐太平军经过皖北时,他便起而响应,以顺河集为依托进行抗清斗争。因其作战勇敢,打起仗来犹如饿狼扑食,故时人多以“刘饿狼”呼之。^{〔1〕}皖北根据地失守后,他与张乐行、龚德树紧密配合,前进淮南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并在三河尖争夺战、正阳关突围等作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张、龚为何杀“饿狼”?这个问题涉及捻军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张乐行、龚德树等初期捻军领袖的再评价的重大问题,不加以澄清,就不利于捻军史的深入研究。

—

罗尔纲先生根据民谣“顺河集,雾腾腾;饿狼赛朝廷,全胜守阙龙;东宫娘娘蔡小姐,西宫娘娘戴秀英”,认为,“刘永敬在起义的时候,就打算要自己创立新朝,老子称王称帝,儿子做太子,守着阙龙,两个老婆,一个称东宫娘娘,一个称西宫娘娘。这一首民歌,充分反映出刘永敬的帝王思想。他要把他的部队从六安州拉回雒河集,正是在这一种思想指导下的行动。……如果对刘永敬的行动没有及时加以制裁,而让他去煽动了群众的情绪,那就会给张洛(乐)行领导的全部军队以瓦解,而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张洛(乐)行这一果断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2〕}。也有的学者据上述民谣,认为“这个民歌

〔1〕 捻军民谣“十四月小调”中亦云:“五月里是端阳,能打能闹数饿狼,打满天下无对手,天下英雄数他强。”(江地:《捻军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2〕 罗尔纲:《张洛行传》,《安徽史学》,1984年第3期,第47页。

唱出了饿狼在顺河集起义后,也是以皇帝自居的。同时也说明了饿狼的军纪很不好,侮辱了许多妇女,即从整肃军纪上看,张乐行杀死他也是完全必要的”〔1〕。笔者不同意上述看法。

顺河集起义后,刘饿狼产生了帝王思想,这是事实,但绝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否定其整个一生活活动的主要依据。

捻军初起之时,特别是北伐太平军攻占皖北,捻军到处聚义,犹如遍地开花,且名号繁多,称王者、称帝者所在多有,并不稀奇。

如咸丰三年,即1853年,武大僧、马和尚、陆凤、江邦位并称“四大天王”〔2〕。

又如,“(咸丰三年)捻逆张茂踞怀、蒙间,称伪西怀王”〔3〕。

再如:

张德府,真威武,
旌旗招展遮日头;
老乐里面坐朝廷,
四面八方聚英雄。
任大柱,真龙转,
登基带来丰收年,
谷三千,麦六十,
豌豆统收八个点。〔4〕

张乐行、任大柱初起之时,也是以皇帝自居的,也有创立新朝的思想。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饿狼等以皇帝自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起义的时候,就提出了“搬掉皇王要江山”〔5〕,“推倒大清帝,重建大明朝”〔6〕的响亮口号。这种口号的提出,犹如平地惊雷,震撼人心,催民觉醒。他们满怀自信地唱道:

咸丰年,大歉年,
涡河两边草吃完,
地丁银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来起反。
竹竿子能当西瓜炮,
齐头镢能把妖兵赶,
一下打到北京去,

〔1〕《捻军民歌39首》,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第51页。

〔2〕吴坤修:《重修安徽通志》(第102卷),《武备志》。

〔3〕吴坤修:《重修安徽通志》(第102卷),《武备志》。

〔4〕上海文艺出版社编:《捻军歌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49、50页。

〔5〕阜阳文联编:《捻军歌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6页。

〔6〕阜阳文联编:《捻军歌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6页。